

新刻太醫院發刻醫家必究杏林生春卷之二

太醫院官 紹庄 徐文元 發刻

醫正 活溪 范經 彙集

秣陵後學 文麗 紀夢德 次編
太醫院官 雲林 巍廷賢 校正

金陵書坊 蔣氏 石渠閣 梓

○脫血

有婦人經候凝結黑血成塊左廂有血瘕水泄不止米穀有時不化後血塊暴下并水俱作是前後二陰有形血脫致竭於下既久經候猶不調水泄日見三兩行食罷心煩飲食減少甚至瘦弱東垣曰聖人曰病必本四時升降浮沉之理權變之宜必

先歲氣無伐天和。無勝無虛遺人夭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故仲景云。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少。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大抵聖人立法如升陽。或發散之劑。是助春夏生長之陽氣。今其上升。今二陰下脫。見秋冬收藏。殞殺寒涼之氣。故用上升之法。且天地之氣以升降浮沉。乃治病之至理。當從四時不可以逆。經云順天則昌。逆天則亡。可不畏哉。夫人之身必本四時天地之氣。今經漏不止。是前陰之氣血已脫下矣。水泄既久。是後陰之氣血下陷矣。後陰者。主有形之物矣。前陰者。乃精氣之戶。今俱下竭。是病人周身之血氣常行秋冬之令。陰主殺。此等收藏之病是也。陽生陰長。春夏是也。在人之身。令氣升浮者殺氣上浮者是也。既病人周身血氣皆不生長。殺氣又不勝其肌肉消少。是兩儀之氣俱將絕矣。既下元二陰俱脫。血

氣將竭假令當是熱證。今下焦久脫化爲寒矣。此病久沉多降。
寒濕大勝。當急救之。瀉寒以熱。除濕以燥。大升大舉。以助生長。
補養氣血。不致偏竭。聖人立治之法。旣濕氣大勝。以所勝治之。
助甲風木。上升是也。故經云。風勝濕。是以所勝平之也。常先調
其胃氣。次用白朮之類。以燥其濕。而滋養元氣。如其不止。後用
風藥以勝濕。此便是大舉大升。以助春夏二濕之久陷下之至
治也。

○汗法

仲景云。陰勝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者。此言邪氣在表之時
也。夫寒邪屬陰。身之外者屬陽。且夫各臟腑之經終亦屬陽也。
蓋陽氣爲衛。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毛。肥腠理。司開闔。此皆
衛外而爲固也。或煩勞過度。陽氣外損。不能衛固。陽爲之虛。陽

虛者陰必勝之故陰得也勝邪氣勝則實陰勝陽虛者此也陰邪既勝腠理緻密陽氣伏鬱不得通暢所以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應解散而藥用麻黃者本草云輕可去實葛根麻黃之屬是也蓋麻黃退寒邪使陽氣仲越作汗而解故曰陰盛陽虛汗之則愈裏氣和平而反下之中氣既虛邪乘虛而入由是變證百出故曰下之則死外臺秘要云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下之則死正此意也

○下法

仲景云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者此言邪氣在裏之時也夫寒邪始傷於表不解而漸傳入於裏變而爲熱人之身在裏者爲陰華陀云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在胃入胃謂之入脾也腑之爲言聚也若府庫而

聚物焉。又爲水穀之海。榮衛之源邪。氣入於胃而不復傳流水。穀水穀不消去。鬱而爲實也。此陽盛陰虛者。此也。故潮熱引飲。腹滿而喘。手足癉。汗出。大便難。而讏語宜大承氣湯下之。則愈。潮熱者爲實也。此外已解。可攻其裏。而反汗之表無陰邪。汗又助陽。陽實而又補表。裏俱熱。不歟。何待外臺。秘要云。表和裏病。下之則愈。汗之則死。正此意也。

○吐法

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何謂下部無脉。此謂木鬱也。飲食過飽。填塞胃中。胸中者。太陰之分野。經曰。氣口反大於人迎三倍。食傷太陰。故曰木鬱。則達之吐者是也。以瓜蒂赤小豆各等分。爲極細末。每服二錢七分。溫漿水調下。取吐爲度。若不至兩手尺脉絕無。不宜便用此藥。恐損元氣。令人胃氣

不復。若止是胸中窒塞。悶氣不通。以指探去之。如不得吐者。以物探去之。得吐則已。如食不去。用此藥吐之。解云。盛食填塞於胸中。爲之窒塞。兩寸脉當主事。兩尺不見。其理安在。胷中有食。故以吐出之食者。物也。物者。坤土也。是足太陰之號也。胷中者。脉也。爲物所填。肺者。手太陰金也。金主殺伐也。與坤土俱在於上。而旺於天。金能剋木。故肝木生發之氣。伏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食塞於上。脈絕於下。若不明天地之道。無由達此至理。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天地之別名也。故曰。獨陽不生。獨陽不長。天之用。在於地。下則萬物生長矣。地之用。在於天上。則萬物收藏矣。此乃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此天地相根之道也。故陽火之根本。於地下。陰水之源。本於天上。故曰。水出高源。故人五臟主有形之物。物者。陰也。陰

者水也。右三部脉主之偏見於寸口。食塞其上。是絕五臟之源。源絕則水不下流。兩尺竭絕。此其理也。何疑之有。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

難經曰：傷寒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卽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嗟乎。其傷寒汗下之樞机乎。夫邪之傷於人也。有淺深焉。淺則居表。深則入裏。居表則閉。腠理發拂。無見惡寒惡風頭痛等證於斯時也。惟辛溫解散而可愈。入裏則爲燥屎作潮熱形狂言譏語。大渴等証於斯時也。惟鹹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容。非陰盛而陽虛乎。熱邪內熾。非陽盛而陰虛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謂之傷寒汗下樞机。其不然歟。惜乎。釋者旁求厥義。滋隱外臺祕要曰。此陰陽指身之表裏。言病者爲虛。不病者爲盛。表病裏和。是陽虛陰盛也。表和裏病。是陽盛

陰虛也。竊意陰陽之在人。均則寧。偏則病。無過不及之謂均。過與不及之謂偏。盛則過矣。虛則不及矣。其可以盛爲和平。故內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且謂陽虛當汗。陰虛當下。乃遺邪氣而反指正氣爲言。得無晦乎。傷寒微旨曰。此陰陽指脉之尺寸。言尺脉實大。寸脉短小。名陰盛陽虛可汗。寸脉實大。尺脉短小。名陽盛陰虛可下。苟汗證已具。而脉未應。必待寸脉力過於寸。而後行。下證已具。而脉未應。必待寸脉力過於尺。而後用竊意。越人設難以病。不以脉。其所答也。何反以脉不以病乎。且脉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證已急。不可稍緩。待脉應而未應。欲不待則惑於心。欲待之則慮其變。二者之間。將從病歟。將從脉歟。吾不得無疑於此也。或詰予曰。仲景傷寒論引此而繼以桂枝下咽。陽盛則薨。承氣入胃。陰盛以亡之語。夫桂枝表葉承氣

裏藥。反則爲害。是固然矣。然麻黃湯亦表藥也。且不言之。何歟。且子以陰盛爲寒邪。寒邪固宜用麻黃也。今反舉桂枝。又何歟。予曰。何不味仲景言之乎。其曰。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又曰。脉浮而緊。浮而爲風。緊則爲寒。又桂枝湯條而曰。嗵嗵惡寒。淅淅惡風。麻黃湯條而曰。惡風。夫風寒分言。則風陽而寒陰。風苟行於天地。嚴凝凜冽之時。其得謂之陽乎。是則風寒常相因耳。故桂枝麻黃皆溫劑也。以溫劑爲治。足以見風寒之俱爲陰邪矣。但傷衛則桂枝傷榮則麻黃。榮衛雖殊。其爲表則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誤爲主。不爲榮衛設也。舉桂枝則麻黃在其中矣。所謂陽盛卽數者。是言表證已罷。而裏證旣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謂陰盛以亡者。是言裏證未形。而表證獨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觀之。則越人仲景之本旨。其庶乎暢然于其中。

矣。

○春宣

春蟲也。陽氣升浮。草木萌芽。蠢然而動。前哲謂春時人事在頭。有病宜吐。又曰。傷寒大法。春宜吐。宣之爲言揚也。謂吐之法。自上出也。今之世俗。往往有瘡痍者。膈滿者。蟲積者。以爲不於春時宣瀉。以毒藥不可愈也。醫者遂用牽牛巴豆大黃枳殼防風。輩爲丸。名之曰春宣丸。於二月三月服之。得下利而止。於初瀉之時。臟腑得通。時暫輕快。殊不知氣升在上。則在下之陰甚弱。而用利藥戕賊其陰。其害何可勝言。况仲景用承氣湯等下藥。必有大溝大竇。堅有燥屎。轉失氣下。逼迫而無表證者。方行此法。可下之證未悉具。猶須遲以待之。泄利之藥。其可輕試乎。余伯考形肥骨瘦。味厚性沉。五十歲輕於聽信。忽於三月半。贈

宣丸一貼服之下兩三行每半卒以爲常至五十三歲時七月
初炎熱之甚無病暴死此豈非妄認春宣爲春瀉而致禍耶自
上召下曰宣宣之一字吐也明矣張子和先生已詳論之昔賢
豈妄言哉詳之審訂無疑後之死者又有數人愚故表而出之
以爲後人之戒

○藥戒

見張文潛文集

客有病痞者積於其中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
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
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道達呼吸開利
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
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伍作而伍下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
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裸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恭然

莫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恭然獨何如。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怪是恭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恭然也。坐吾語汝。且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吾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其快於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爲痞橫乎。予之胷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更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以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子之和平之氣。不旣索乎。故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恭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也。子歸燕居。三月而後與之藥。可爲也。客歸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

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中半而復常且飲食不得取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之遼然而遲之蓋三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就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悍而不聽分墮而不勤事故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变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而斬伐捍厲猛欲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通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瘡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矣。凡幾瘡而幾快矣。頑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具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背而漠然不

我應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焉。然擊去之以爲速也。惟其有傷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除去其滯。旁視而憲然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蓋無足恠也。故曰。天下之理有快於吾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初無妄其快吾心。雖然。且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記其說。

○攻擊說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爲諭仁哉。斯言

也。真氣民也。病邪盜也。藥

石兵也。或有賊盜勢須翦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少輕妄則吾民先困於兵次。困於盜。民因而國弱。行險僥倖。小人所爲。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大凡文擊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病邪。輕而藥力重。則胃受傷。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惟與穀肉菓菜相宜。蓋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拘性亦偏。況攻擊之藥乎。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爲正氣不能自病。因爲邪所客。以爲病也。邪氣正氣自安。因病有在上中下。深淺之不同。立爲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書。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之虛者。精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容。必因正氣之虛。然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由是於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於其間。又思內經有言陰平陽祕。精神乃治。陰

陽離決精氣乃絕。又思仲景有言。病當汗解。診其尺脈濇。當與黃芪建中湯。先補然後汗之。又羅太無治一病僧。黃瘦倦怠。詢其出遊年久。一旦念母。以是得病。教令每日以牛肉。猪肉。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半月。餘審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湯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以熟菜稀粥將息半月。其人如故。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人充實。稟質本壯。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傷。小病重病必死。且如病者求醫。當以某藥治某病。以某藥監某藥。以某藥爲引。經。豈有一定之方。至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用者。亦有先攻後補者。有先補後攻者。乃悟治病。人當如漢高祖。蹤秦暴周武王踪商之後。自非發財散粟。與三章之法。其受傷之氣。倦憊之人。何由而平復也。於是定爲陰易。乏陽易亢。攻擊宜詳。審正氣須保護。以攻擊爲戒哉。

○醫觀法

醫之診視問證。已得病之情也。然病者一身。血氣有淺深體段。有上下臟腑。有內外時月。有久近形志。有苦樂。資稟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標本有先後。年有老少。治有五方。令有四時。某藥治某病。某經用某藥。孰爲正治及治。孰爲君臣佐使。合是數者。計較分毫。議方治療。貴乎適中。又須識得脈。病證治之名。體性。用乃可以言醫也。且如脉浮。以爲名。舉有餘。按不足。爲體。曰風。曰虛。爲性。可汗。可補。爲用。如病傷寒。爲名。翕翕嗇嗇。爲體。發勢惡寒。爲性。傳變爲用。如證瀉痢。爲名。赤白。爲體。窘迫與滑泄。爲性。候其進退。爲用。如治用某藥。爲名。出處形色。爲體。氣味寒熱。爲性。汗吐下補。爲用。并辯内外三因。而可因脉以識病。因病以辯證。隨證以施治。則能事畢矣。